

☆☆☆
超值典藏版
大全集

JINGSONG
GUSHI DAQUANJI

惊悚故事

阴森的老屋、让人窒息的空气，死亡的气息在四周蔓延，
一个声音在呼唤你来体验这恐惧带来的血液倒流的快感。

大全集

丛书编委会◎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JINGSONG
GUSHI DAQUANJI

惊悚故事

大全集

丛书编委会◎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悚故事/《超值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编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6
(超值典藏书系)

ISBN 978-7-5463-9928-7

I. ①惊… II. ①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8078 号

超值典藏书系 惊悚故事

编 著 丛书编委会
责任编辑 师晓晖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山西路 67 号世贸中心 4 楼 邮编:210009)
电 话 总编办:0431-85600386
市场部:025-66989810
北京市场部:010-85804668
网 址 www.keyigroup.com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ISBN 978-7-5463-9928-7 定价: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85808988 025-66989810

超值典藏

前言

Preface

可怕的传闻,神秘的鬼域,一个个震撼心灵的悬疑,一个个难以解开的谜团。或真或假、若隐若现,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一个让人倒吸凉气的阴谋,每一座老屋都藏着一个归束索命的冤魂。这些故事以惊动魂魄的力量,挑战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以神秘莫测的魔力,俘虏着人们的好奇心,让人们恐怖的面容中露出一丝微笑。

本书精选了国外上百个最好看、最诡异、最恐怖的惊悚故事,一个个故事都挑战着你的心理承受底线,处处出人意料,但一切又都顺理成章。悬疑是全书主旋律,谜团是全书的点缀,真相往往出人意料,考验着你推理的思维,一定会让你有豁然开朗的体验。

险象环生、谜团迭起的故事场面,一浪高过一浪的悬念,细致入微的描写,共同勾勒出一个亦真亦幻的惊悚世界,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令人在紧张刺激的气氛中,随着情节变化起伏而惊心动魄,忍不住战栗、惊叫。

当你拿起这本书,翻开其中任何一篇故事,一种令你胆战心惊、手脚发软的恐惧感就会立刻扑面而来,并在你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这就是本书的魅力之所在,那么你还犹豫什么?请勇敢地阅读惊悚吧!

内 容 简 介

可怕传闻，神秘的鬼域，一个个震撼心灵的悬疑，一个个难以解开的谜团。它们以惊动魂魄的力量，挑战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以神秘莫测的魔力，俘虏着人们的好奇心，让人们恐怖着，并快乐着。

一个个故事都挑战着你的心里承受底线，处处出人意料，但一切又都顺理成章，悬疑是全书主旋律、谜团是全书的点缀，真相往往出人意料，考验着你推理的思维，一定会让你有豁然开朗的体验。



责任编辑：师晓晖

 揽胜视觉装帧设计
010-85524786
www.gansheng.com

奇怪的男人	1
德古拉	4
守墓人	8
墓地祈祷声	10
父亲的葬礼	18
幽灵之影	22
灵魂附体	32
女房东	40
闹鬼的玩具屋	46
古宅疑踪	53
妻子的画像	62
阴影角落	70
波西米亚箱子之谜	79
模特儿	90
电梯鬼魂	100
死亡之旅	102
恐怖的黑水池	111
地狱之旅	116
惊魂过山车	120
桌边的尸体	128
遇上麻烦的男子	132
一念之间	137
难以置信的窃贼	143
手杖上的刻痕	155
谁来救救安琪儿	161
自寻死路	171
证人复活	179
奇怪的鞋	182

目录CONTENTS

车 祸	192
柳树对我说	200
圆脸男人	206
恐怖夜	210
探长与女郎	219
地窖里的东西	230
消逝于湖上	236
突然消失的人	246
寻宝游戏	255
獏	266
被切断的小指	270
婚 礼	274
黑夜的呼唤	279
脚步声	285
大理石人	289
牧羊人	298
谋杀审判	306
119	
120	
128	
135	
137	
143	
122	
101	
151	
951	
581	

奇怪的男人

——[美] A.乔布斯

苏菲爱上了一个奇怪的男人——乔恩，苏菲从来没有在白天见过乔恩，每次约会都是在晚上。虽然苏菲很清楚，他们白天都要工作，可就是在周末，乔恩也总是在晚上才肯出来。

苏菲终于忍不住了，决定亲自到乔恩家去一次。乔恩家很难找，每次当她到达时，已完全迷失了方向。她想这大概是晚上天黑的缘故。

乔恩开门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指间捏着一杯血红色的酒。他的脸是近于透明的苍白，双眸折射出慑人的光芒。他的与众不同和诡异独特，令苏菲深深着迷。

偌大的房子里没有一盏灯，只有数不清的烛焰在摇曳，苏菲瞬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她感觉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永远逃脱不了的陷阱。就在这时，他抚摸她的脸，将她拥入怀中，轻声说：“你怎么来了？”

他的温柔很快驱散了苏菲的紧张和恐惧。她觉得自己也正慢慢融入这幽暗的房间。

他在她耳边低语道：“记得后天么？”

“当然，是我们相恋四周年的纪念日。”提起这件事，苏菲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那天也是你生日。”

“嗯。”她微笑了一下。他总是记得住有关她的所有细节。

“你想怎么过？”

她略略仰起脸：“你呢？”

“都依你。”

她一下坐直了身体，拉住他的手，撒娇道：“带我去游乐场吧？”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奇怪表情：“那……有晚上也开的游乐场么？”

她有些不高兴了，重重甩开他的手：“晚上晚上，又是晚上！”

她站起身，别过脸去：“晚上有什么好的？四年了，每次都是晚上见的面。我想去的地方都关掉了，就连郊游和旅行，你也从来没陪我去过……”

乔恩静静地听她说完，走过去把她揽在怀里，道：“你爱我么？”

她把脸深深埋进他的怀里：“当然爱你，我怎么可能不爱你。”

“那不管以后遇到什么事，你都会依然爱我么？”

她猛一抬头：“什么意思？你要离开我么？”

他摇了摇头：“怎么会呢，你先回答我。”

她松了口气，又把脸贴在他的胸口：“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只希望，你能陪我漫步在阳光下，说说话，我会爱你一辈子的。”

此时此刻，苏菲却没有看到乔恩痛苦的脸。

片刻之后，乔恩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说：“好吧，后天我带你去游乐场。”

“真的？”她乐不可支。

“真的！”他拧了拧她的脸。

“那好，我先回去了，明天好好睡一觉，把精神留到礼拜天好好玩……”她收拾了一下东西，他也穿上了外套。

“你不要送我了，我叫车回去。”她在他脸上轻轻亲了一下，示意不必再送。但他丝毫没有停步的意思。

“以前都是我送你回去，今天也不例外。不过我们一起走回去好么？”

她有点意外，但什么也没说，只点了点头。

今晚的路显得有些长，再长的路，也会走到尽头的。她在自己家的楼下紧紧抱了他一下，说：“好了，早点回去吧。”

此时乔恩似乎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只是紧紧地拥住了苏菲，然后目送她走进家门。

苏菲刚一离开。几个黑色的影子出现在乔恩的身旁。

“她会发现我们的，乔恩！”一个黑色的影子抬起手搭在了乔恩的肩膀上。

“我知道。”乔恩面露痛苦地说。

“杀了这个女人，如果你不肯动手，那我们来做。”另一个身影阴阴地说。

“不，不要！”乔恩惊慌地叫道，“不，我要亲自做，不劳你们出手。”

乔恩整个人都陷入了回忆。第一次和苏菲邂逅，那是在一间音乐酒吧，舒缓的音乐令苏菲的整个神经放松下来。她身着黑色的休闲衣，靠在沙发上，整个人蜷成一团，如同午夜里的只温顺的黑猫。看到她的那一刻，乔恩整个人都开始颤抖。

苏菲不是个特别漂亮的女孩，五官仅仅能称之为小巧玲珑，特别是在她生气时，眼睛会变得很小，而嘴唇则会变得艳红，让人有种要亲上去的冲动。苏菲并不是个善于和他人相处的女孩，但她很善良，容易被感动。或许就是这点点滴滴，让乔恩深深地迷恋她。有多少次，乔恩都想把她带入自己的世界，但是他不能。没有任何人类愿意接受永恒的痛苦。

苏菲过生日这天，乔恩穿着一身乳白色的休闲服，戴着鸭舌帽，打着一把黑色的伞出现在她家门前。

这是乔恩第一次在白天的时间找苏菲，她兴奋地扑进他的怀里，如同一个孩子般傻笑，拉着他来到了游乐场。

他们在游乐场里玩了一阵。起初他尚能忘却一次又一次的不适，但随着太阳渐渐升起，他开始不停地出汗，苍白的脸渐渐转青，冒着淡淡的烟气。她拉着他的手，不停地东张西望，有说有笑，却没有注意到他细微的变化。

渐渐地，乔恩坚持不住了。苏菲这才注意到乔恩的脸色不对劲。

“怎么了，乔恩？你好像很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他勉强笑了一笑：“没事的，我只是稍微有点不舒服而已。”

她松了口气，伸手去捏他的鼻子，却发觉乔恩的皮肤有着炙手的温度。她吓了一跳。

“你真的病得很厉害，还是去医院吧……”

“不！”他突然大吼一声。

苏菲不知道他怎么了，以前他从未这么大声过，她有些不知所措。

“对不起……”他颓然地垂下头，“不要紧的，要不我们回去吧。”

苏菲看出他可能真的不舒服，于是乖乖地点头。

乔恩突然拉住她的手：“等等，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他从口袋里翻出了一个小盒子，郑重地放到了苏菲的手中。

“这是什么？”苏菲惊讶地拿着小盒子，同时心里也有着一种兴奋，她很希望盒子里面是个戒指，她多么希望他能向自己求婚。

她刚要打开盒子，乔恩按住了她的手说：“先等等吧，你回到家里之后再打开，现在让我吻你一下好吗？”

苏菲开心地点点头，闭上眼睛努起嘴唇。

乔恩在她的唇上轻轻地印下一个吻，在太阳下山之前，把苏菲送回了家。

苏菲坐在沙发上，为自己倒了一杯红酒，手里摆弄着那个小盒子，在几次深吸气之后，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它，里面果然是一枚戒指，上面刻着古朴又典雅的花纹，虽然没有镶嵌任何宝石，但却闪耀着令人目眩的光芒。

苏菲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将戒指拿了起来，缓缓地套在了无名指上。她拿起电话，准备打给乔恩，她想告诉他自己的答复，她爱他，真的非常爱他，她想和他结婚。然而，就在这时，苏菲感觉到无名指上一阵刺痛，跟着从手臂开始，身体慢慢失去了知觉。

就在她完全僵硬的一刻，乔恩走到了她的面前，而乔恩的身后跟着两男两女，他们互相用奇怪的语言交流，然后冲苏菲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苏菲惊恐地发现，他们的牙齿是那样尖锐，并拥有两颗极为尖利的犬牙，如同吸血鬼一般。乔恩用悲伤的眼神望着苏菲，俯身用手轻轻地抚摸苏菲的脸颊，苏菲无法动弹，更发不出任何声音，但她在用眼神询问他：“为什么……”

“对不起，苏菲……”乔恩叹息道，“我是吸血鬼。”

苏菲睁大了眼睛，恐惧盈满了瞳孔。

乔恩在她身旁坐下来，搂着她的肩膀在她耳边说：“本来我以为，我们可以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只要你不逼迫我，我可以爱你一辈子。但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在一起，因为我不能生活在阳光下，你我殊途，正如光明与黑暗不能共存一样。”

“乔恩，别跟这个女人废话了，快吸她的血，别忘了，你接近她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她可口的处子之血，不是么？”一个女吸血鬼用尖锐的声音对乔恩说。

乔恩整个人一下子坐起来，用苏菲从来没有听过的恐怖声音喝道：“够了，你们都给我滚，就算是杀了苏菲，她的血也要奉献给我，没有你们的份儿！”

那四个吸血鬼纷纷捏紧了拳头，最后还是一闪身消失在了窗边。

乔恩回身再次揽着苏菲的肩头，在她耳边轻声说：“苏菲，对不起，我真的爱你，可是我必须吸干你的血，这是我们吸血鬼家族的原则。不过，你不用怕，你的血从此之后就会留在我的体内，我们就能一辈子毫无顾忌地在一起了，这不正是你想要的么？”

苏菲心惊胆战，她甚至感觉到乔恩尖锐的牙齿就在自己的脖颈边摩挲，她想要尖叫、颤抖，却不能动弹半分。几十秒过去了，苏菲的瞳孔迅速地收缩，鲜血染红了苏菲的衣领，然后血迹在她的胸前蔓延开来。

渐渐地，她如同木偶一般安静下来，双目无神地盯着窗外，脸色由红润转为苍白。

乔恩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条丝帕擦了擦嘴角，然后将丝帕展开，覆在了苏菲的脸上。

德古拉

——[美] 安妮·赖斯

我被伯爵叫醒了，他一边冷冷地看着我一边说：“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你回到你那美丽的英格兰去吧，我要去完成一些我们从未预知过结果的事情。你返乡的信件已经发出了。明天我就不在这里了，但是你的一切行程都已经准备妥当。吉卜赛人兹戈尼早上会来

这里，在这里有他们要做完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斯洛伐克人也会来。当他们到达时，我的马车会来接你，并且把你送上从布克维纳到比斯特利兹的大马车。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在德古拉城堡再次见到你。”

我很怀疑他的说法，并且决定试一试他的诚意。诚意！把这个词和这样一个恶魔联系在一起简直是对这个词语的亵渎，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我不能今晚就离开？”

“尊敬的先生，因为我的车夫和马车外出执行别的任务去了。”

“但是我乐于徒步走一走。我想立刻就出发。”

他微笑着，我知道在那样温柔、安详、恶魔一般的笑容背后隐藏着阴谋。他说：“那你的行李呢？”

“我不在乎它。我可以其他什么时候再来取。”

伯爵站起身来，谦恭而又温柔地对我说话，我不禁要揉揉眼睛，这看上去太像真的了。

“你们英语中有句谚语很合我的心意，它的意思就是要管束我们的长毛重骑兵，‘欢迎来访之客，拜送离别之宾’。跟我来，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不会勉强你在我这里停留超过一个小时的，尽管你的离去令我感到悲伤，而且你是如此迫切地想要离开。来吧！”带着堂皇的肃穆，他举着灯，领着我走下楼梯，穿过大厅。突然，他停住了脚步。“听！”

一阵狼嚎仿佛近在眼前。那声音几乎就像是随着他的手掌抬起而出现的，就像是一支辉煌的交响乐在指挥棒下跳跃。片刻的停留之后，他继续以他庄严的方式走到了门边，拉起笨重的门闩，解下沉重的铁链，打开了大门。

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到门没有上锁。我抱着疑虑偷偷观望了一下，但是没有看到任何样子的钥匙。

当大门缓缓打开时，狼群的嚎叫越来越响，越来越充满愤怒。它们张着血盆大口，露出急不可待的牙齿，每当它们跳跃的时候，锋利的爪子就伸进打开的大门里来。我知道这个时候和伯爵斗嘴是无济于事的，在他的这些同党面前，我无能为力。

但是，门还在慢慢打开，伯爵站在打开的门缝中。突然，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末日来临的时刻和方式了。我要被送进狼群里，还是在我自己的强烈要求之下。伯爵从中能够获得极大的恶作剧般的快感，就在最后一刻，我大喊出来：“把门关上！我等到明早再走。”我用双手捂住脸庞，藏起我失望的眼泪。

伯爵手臂一挥，门就关上了，沉重的门闩落回原处，发出的声响在整个大厅里回荡。

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图书馆，一两分钟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最后一眼看到德古拉伯爵，他正向我飞吻，眼中闪耀着红色的胜利之光，那抹笑容，即使身处地狱的犹太也要为之骄傲。

当我回到房里并且准备睡觉时，我听见了门口的一声低唤。我轻轻地走到门边，仔细地听着。除非我的耳朵在骗我，我听到了伯爵的声音。

“回到你们自己的地方去！你们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等着！要有耐心！今晚是我的。明天晚上才是你们的！”

一阵低低的笑声惹恼了我，我猛拉开门，看见3个可怕的女人在舔着嘴唇。一看到我出现，她们发出一阵可怕的笑声，迅速跑开了。

我回到房间，一下子跪倒在地上。这就是最后关头了？明天！上帝，救救我吧！

我只睡到黎明前一会儿，醒了后我就径直跪在地上，因为我决定，当死神到来的时候，我要让他发现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终于觉察到了空气中微妙的变化，知道早晨来临了。随后，传来公鸡的打鸣声，我觉得我又安全了。我高兴地打开门，奔跑着下楼来到大厅。我看到大门没有上锁，现在，逃跑的机会就在眼前。我的双手因为急切盼望而发抖，我解开铁链。

但是，大门一动不动，绝望再次抓住了我。我一次又一次地推着门，使劲地摇晃它，它还是纹丝不动，只是门上的窗户沙沙作响。我看到门闩被插上了，在我离开伯爵之后，大门被锁上了。

紧跟着，一股疯狂的念头驱使我无论冒多大风险都要拿到钥匙，随后我决定再次翻墙爬进伯爵的房间。他可能会杀了我，但是现在看来，死亡是一个比较快乐的邪恶选择。我毫不迟疑地奔向东面的窗户，像以前一样翻过围墙，跳入了伯爵的房间。房间里空无一人，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我到处都找不到钥匙，但是房间里有好多金子。我通过房间拐角的小门，走下盘旋的楼梯，穿过黑暗的过道，来到一个破旧的小礼拜堂。我现在已经很清楚在哪里能找到那个妖怪了。

那个硕大的棺材还在原地，紧靠着墙壁，但是棺材盖打开了，没有盖严实，钉子还留在上面，可能准备随时把棺材盖钉回原处。

我知道我必须在尸体上找寻钥匙，所以，我打开棺材盖，把它靠放在墙上。随后我看到了令我的灵魂都充满恐惧的一幕，棺材里躺着伯爵，但是看上去只有他现在一半的年纪。白色的头发和胡须已经变成黑灰色了，面颊丰润，皮肤白里透红。嘴巴比平时要红艳，因为嘴唇上沾着几滴鲜血，正从嘴角滴落，流过下巴和脖子。由于眼睛和腹部膨胀的缘故，深陷的血红眼珠好像被安放在一堆肿胀的血肉之中。看起来这具尸体好像刚刚饱餐了一顿鲜血，他像一具吸血鬼一样，心满意足地躺在那儿。

我俯身弯向他的时候不禁发抖，每碰他一下，我身上的每根神经都觉得无比恶心——但是我必须继续寻找钥匙，要不然我就没命了，即将到来的夜晚将要看着我的肉体变成那三个恐怖女人的美餐。我全身都趴在了那具尸体上面，但就是找不到那把钥匙。随后我停

了下来，看着伯爵。那张臃肿的脸上挂着一丝嘲笑，几乎要让我发疯了。这就是我帮忙运到伦敦的东西，他可能花费了数个世纪才能到达那里以一饱他的嗜血之欲，并且借助无辜的人发展起一个新的持续扩大的半魔家族。

一个可怕的想法进入我的大脑，我要为世界除去这个恶魔。我手头没有什么致命的武器，只有一把铲子，那是工人用来填满墓穴用的。我高举起铲子，锋利的那边冲下，狠狠地砸向那张令人憎恨的脸。但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尸体的头转过去了，他的眼睛注视着我，眼神中充满蛇怪一样的恐怖。这一景象几乎使我瘫痪，铲子从我手中滑落，只在他的前额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口。我把棺材盖盖上，遮住那令人恐惧的一幕。我最后瞥到的是一张肿胀的脸，满是血污，还带着邪恶的笑容，那种笑容只能在地狱的最底层才能见到。

我想了想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但是我的大脑好像结冰了，我傻傻地站着，一股绝望的情绪包围了我。这时，我听见甜美的嗓音唱着吉卜赛歌曲，越来越近，她们的歌声中还夹杂着沉重的车轮滚动的声音和马鞭抽打的声音。伯爵提到过的吉卜赛人兹戈尼和斯洛伐克人来了。环顾四周，我最后又看了一眼那个装着邪恶尸体的棺材，我从那个地方跑了出来，回到了伯爵的房间里，并且决定要在大门打开的那一刻逃出去。我仔细听着，楼上传来了钥匙在大锁中转动的声音，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了。肯定还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进入城堡，再或者还有人有另一扇门的钥匙。

随后响起了很多脚步声，并逐渐消失在走廊中，只留下一串回声。我又一次转过身来向拱门跑去，在那里我可能会找到新的出口。但就在这时，突然刮起了一阵猛烈的怪风，一下子吹上了通向螺旋楼梯的那扇门，梁上的灰尘被搅得漫天飞舞。当我跑过去想要推开那扇门时，我发现它动也不动。我又一次成了被禁锢的犯人，空旷的房间围绕在我周围。

正如我所写的那样，下面的走廊里响起了许多的脚步声，有很多沉重的东西被重重地放在地上，毫无疑问那是装满了泥土的箱子。接着响起了一阵锤打的声音，那是箱子被钉上了。现在我能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又重新在大厅里回荡，许多其他零碎的脚步声跟在后面。

门被关上了，铁链也锁上了，钥匙在门锁中转动。我能听见拔出钥匙的声音，随后另一扇门打开又被关上了——我听到了门锁和门闩的声音。

听！在院子里的石路上，滚动着沉重的车轮，吉卜赛人兹戈尼的歌声伴随着它们的远去。

我独自一人在城堡中，和那些可怕的女人们待在一起。呸！米娜是一个女人，除此以外绝无其他。她们是地狱的恶魔！

我不能孤身一人和她们待在一起，我要用尽全力试着翻越城堡的围墙，我必须要从这

个死亡之地逃出去。然后逃往故乡！奔向跑得又快又好的列车！离开这座被诅咒的屋子，远离这块被诅咒的地方，离开这个恶魔和他的子孙世代相传的地方！最终上帝的仁慈战胜了那些恶魔！

守墓人

——[美] M.R.詹姆斯

有一个男人住在教堂墓地里。他住的房子有两层，第一层是石头砌成的，第二层是木材建筑。房子的前窗面向大街，后窗冲着教堂的墓地。以前这所房子是教区牧师的住所，但是（此时正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牧师结婚后需要更大点儿的房子居住。况且他的妻子也不喜欢晚上从卧室的床上远远看到墓地（据她所说，她能看到），起初牧师不理睬她所说的话。但她一直喋喋不休地让丈夫永无宁日，直到牧师答应搬到村上的大房子里。这所老房子就给了鳏夫约翰·普尔。约翰·普尔已经上了年纪，村里人说他有点神经质。

这是很有可能的：他有些时候还真有些病态。当时，人们都是在夜里举着火把为死者举行葬礼的。人们注意到不管葬礼在什么时候举行，约翰·普尔总会站在他房子的窗前观看葬礼，要么是在楼上，要么是在楼下，这要视在哪个方位能看得更清楚些而定。

这天晚上有一位老妪将要被下葬。她人还不错，却不被这里的人所喜欢。村民说她不是基督徒，像万圣节这样的夜晚，她从来不在自己的家里。她的眼睛是红色的，没有人敢看她一眼，就连乞丐都不会上她家去行乞。然而，她死后却给教堂留下了一袋钱。

这个老妪下葬的那晚天气很好，没有风暴。但是要找抬棺和持火把的人却大费周章，尽管死者生前留下了一笔比别人还多的钱来安置自己的葬礼。她只被织品简单地殓葬，连棺材都没有。除了必须到场的人之外，还有在自家窗前观看的约翰·普尔，再也没有别人来参加葬礼了。就在人们填上坟墓之前，牧师弯下腰在死者的身上撒了些东西——这些东西叮当作响——边撒边低声说：“让你的钱随你去吧。”仪式结束后，牧师就迅速地和其他在场的人离开了，只留下一个持火把的人为教堂司事照亮填坟。这些填坟的人也草草了事。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到教堂做礼拜的人对教堂司事很不满，说那座坟是墓地中最凌乱的一个。的确如此，他亲自去看了一下，就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是填的最差的坟墓了。

从这天之后，约翰·普尔就带着古怪的样子，有一点儿兴奋也有一点儿紧张地四处转悠。他不止一次地在小酒馆消磨时间，这跟他往常的习惯大不一样，而且他还时不时地跟聊天的人透露说自己继承了一点小钱，想在别处找一所更好的房子。

“哦，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有一天晚上铁匠说道，“我不应该那么关心别人的住所，我可能是整晚都在想些奇特的事情。”

酒店老板问铁匠到底是什么奇特的事情。

“哎，好像有人在爬约翰·普尔住的那所房子，”铁匠说，“我不确定——老太太威尔金斯上个星期的今天刚被下葬，是吧？”

“好了，我觉得你或许应该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吧，”酒馆老板说，“对约翰·普尔来说，这可不大妙呀，难道不是吗？”

“约翰·普尔不介意的。”铁匠说，“他早就知道了。我只是想说我不会选择住在那里的。举行葬礼时人们会点起火把，并敲起丧钟，可是人们走了以后就只有那些坟墓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了。他们说在墓地里看见过灯光——普尔，你以前看见过灯光吗？”

“没有，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什么灯光。”约翰·普尔闷闷不乐地说完，又要了一杯酒，喝到很晚才回家。

那晚，约翰·普尔躺在楼上的床上，屋外狂风呼啸，让他不能入睡。约翰起来，穿过房间来到一个嵌在墙里的小碗柜跟前：他从里面掏出一些叮当作响的东西，塞进自己的睡衣，贴在胸前。接着，他走到窗前，往外看着教堂的墓地。

你以前有没有在教堂里见过用裹尸布裹着的人形黄铜像？铜像的头部被捆得很奇怪。类似于这个样子的东西正从教堂墓地的土中慢慢爬出来，这块墓地是约翰·普尔最熟悉的。他急忙爬到床上，静静地躺着。

此时，他屋里窗扉上发出微弱的吱吱嘎嘎声。约翰·普尔受到极度惊吓，怯生生地将目光转向那边！天呀！月光中有一个奇怪的被捆着脑袋的黑色轮廓……接着，一个人形出现在房间里，地板咔嗒咔嗒作响。一个嘶哑的声音低声说着：“它们在哪里”，边说还边四处游荡——楼梯被压得吱嘎响，好像它走起来十分卖力。它不时地张望着墙角，弯下身子检查椅子下面，最后开始摸索碗橱的门，用力把它们打开，长指甲在碗橱里的空隔板上划出尖利的声音。这个影子突然移到床边，伸出双臂，嘶鸣着叫道：“你拿了它们……”